

【本書由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資助出版】

【明】熊人霖 著
（）校釋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明】熊人霖 著
洪健榮 校釋

函字通校釋
地緯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函宇通》是清初熊志學將熊明遇的《格致草》與其子熊人霖的《地緯》二書合編、刊刻的一部書。晚明以來，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傳播宗教，同時也帶來了西方的科學文化知識，對中國文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函宇通》一書，就是熊明遇、熊人霖父子在接受西方天文、地理知識後，融合中國傳統的相關知識，闡發對天文、曆法、地理學的見解。

熊人霖《地緯》是最早由晚明士紳撰寫的五大洲世界地理專著，有助於我們瞭解十七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吸收西方地理知識的原始風貌，具有相當的代表性。書中呈現的內容體例和思維方式，亦可反映西方地理知識與中國傳統學識之間的互動面向或調適，包括中西方對於世界地理範圍的認識，以及相關的宇宙論、自然觀、天下意識與價值理念等。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函宇通校釋·地緯/(明)熊人霖著;洪健榮校釋. —上海:上海

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7

ISBN 978-7-313-13605-3

I. ①函… II. ①熊…②洪… III. ①自然科學史—中國—古代

IV. ①N0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87196 號

函宇通校釋:地緯

著 者: (明)熊人霖

出版發行: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郵政編碼: 200030

出 版 人: 談 毅

印 製: 上海萬卷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數: 26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書 號: ISBN 978-7-313-13605-3/N

定 價: 80.00 元

校 釋: 洪健榮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電 話: 021-64071208

經 銷: 全國新華書店

印 張: 9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告讀者: 如發現本書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印刷廠質量科聯繫

聯繫電話: 021-56928277

前言

自十六、十七世紀以來，入華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等人為了因應宣教事業的需要，向中國知識界傳播近代西方相對新穎的世界地理知識。隨着其宣教事業的進行，使得地圓、五大洲、四海及氣候五帶等觀念，逐漸流傳於當時的中國知識界，為士紳階層帶來相對新穎的文化視野，彼此在思想觀念上的相互共鳴，開拓出中西方地理知識的對話空間，逐漸導引傳統地理學邁向別開生面的格局，也為這時期的學術發展綻放異彩。^①

明朝天啓四年(1624)成稿、崇禎十一年(1638)初版的熊人霖(1604—1667)《地緯》一書，^②正是這段歷史脈絡下的產物。據目前所知，該書似乎是最早由晚明士紳執筆撰寫的五大洲域世界地

① 洪煨蓮：《考利瑪竇的世界地圖》，頁1—50；陳觀勝：《利瑪竇對中國地理學之貢獻及其影響》，頁58—61；(日)船越昭生：《〈坤輿萬國全圖〉と鎖國日本——世界的視圈の成立》，頁637—666；曹婉如、薄樹人等：《中國現存利瑪竇世界地圖的研究》，頁65—70。

② 本書引用版本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清順治五年(1648)熊志學輯刊《函宇通》本(與熊明遇《格致草》合刻，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亦有館藏)，筆者感謝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黃一農教授提供此項資料。至於熊人霖在天啓四年成書的根據，見熊人霖《地緯·凡例》。又《地緯》初刻於明崇禎十一年(1638)，在《函宇通》之前，尚有其他刻本，但或已遺佚。馬瓊：《熊人霖〈地緯〉研究》，頁65—66。

理專著。由於其成書時空背景的特殊性，有助於我們掌握十七世紀初期，中國知識分子吸收西方地理知識的原始風貌，具有相當程度的代表性。此外，《地緯》中具體呈現的內容體例和思維方式，亦得以反映西方地理知識與中國傳統學識之間的互動面向或調適方式，包括中西方對於世界地理範圍的認識，及其牽連的宇宙論、自然觀、天下意識與價值理念等。在有關西學東漸與明清地理知識演進的研究課題上，亦是深具意義。

一

《地緯》作者熊人霖，字伯甘，號南榮子，別字鶴臺，籍隸江西省南昌府進賢縣。父親熊明遇（1579—1649），字良孺，別號壇石山主人，私諡文直先生。萬曆二十九年（1601）三月進士，次年任浙江省長興知縣知縣，^①此後歷任兵科給事中、福建僉事、寧夏參議、南京操江右僉都御史、南京刑部尚書、兵部尚書等職。^②史載其“諳天文兵法，尤精形勢之論，時以廉峻著名”。^③天啓五年（1625）十二月，魏忠賢矯頒東林黨人榜，熊明遇名列其中，^④後為崇禎復社諸子所崇宇內名宿宗主之一。^⑤平生著有《格致草》《綠雪樓集》《青玉堂集》《華日樓集》《中樞集》《南樞集》《英石館集》等。關於熊明遇的西學背景與學術思想，近幾年來經學者馮錦

① 邢澍、錢大昕等：《長興縣志》卷十九《名宦》，頁1186。

② 《明史》卷二百五十七《熊明遇傳》，頁6629—6631。

③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三下《熊明遇》，頁2087。

④ 王紹徽：《東林點將錄》，頁926；陳鼎：《東林列傳》，頁19。

⑤ 陸世儀：《復社紀略》卷二，頁75。

榮、張永堂、徐光台的研究，逐漸使其名、其學得以彰顯於世。^①

熊人霖的生年，據其自撰《先府君宮保公神道碑銘》及《誥封喻恭人墓誌銘》記載，乃於萬曆三十二年（甲辰，1604）秋生於浙西，^②時值熊明遇於浙江省長興知縣任上。從熊人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得知他“七歲讀毛詩，九歲粗識聲韻”，^③“少頗喜吏事，習知府史、胥徒奸邪”。^④十五歲時（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童子試，^⑤為“深通性學”的黃汝亨所首拔。^⑥崇禎六年（1633）秋，鄉試中舉。^⑦崇禎十年（1637），會試取中。翌年（1638）四月，受命浙江省金華府義烏縣令。八月，入境就任，隨即就督撫地方的情事，增城練兵以固守。^⑧同年，刊刻《地緯》（據《地緯自序》），此書後因原版多佚，至順治五年（1648），經福建省建陽縣崇化里人士熊志學

① 馮錦榮：《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頁117－135；《明末熊明遇〈格致草〉內容探析》，頁304－328。張永堂：《熊明遇的格致之學》，收於氏著《明末理學與科學關係再論》第一章，頁5－48。徐光台：《明末清初西方“格致學”的衝擊與反應：以熊明遇〈格致草〉為例》，頁235－258；《明末清初中國士人對四行說的反應——以熊明遇〈格致草〉為例》，頁1－30；《西學傳入與明末自然知識考據學：以熊明遇論冰雹生成為例》，頁117－157；《西方基督神學對東林人士熊明遇的衝激及其反應》，頁191－224。

② 熊人霖：《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十二、卷十三。熊人霖為熊明遇獨子。

③ 熊人霖：《南榮詩選叙》，《南榮集》，頁1a。

④ 熊人霖：《棠聽草序》，《星言草》，頁2b。

⑤ 熊人霖：《宣城尹孝廉賢城公墓志銘》記：“戊午，余以童子入闈。”又《誥封喻恭人墓誌銘》記：“戊午……余試童子，為貞父黃師首拔”。《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十三。

⑥ 黃汝亨，字貞父，號寓庸，浙江仁和人，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曾任進賢知縣、南京兵部主事等，為政嚴明，文章雋雅，著有《寓庸集》。聶當世、謝興成等：《進賢縣志》卷十三《良吏志上·邑令》，頁1103－1105；熊人霖：《進賢縣重建黃貞父先生去思祠碑》，《南榮集》文卷三，頁15a－18a。

⑦ 熊人霖：《南太宰溪如涂公神道碑》，《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十二。

⑧ 諸自穀、程瑜等：《義烏縣志》卷九《宦蹟》，頁225；熊人霖：《義烏縣重修城隍廟碑記》，《南榮集》文卷一，頁4b－6a。

的搜集整理，^①將其與熊明遇《格致草》合輯重刻為《函宇通》。據熊志學《函宇通叙》所言：

《地緯》刻於浙中……今頗刪削，取慎餘闕文之意，且原版多佚……是以合而重刻之，僭為之大，共名曰《函宇通》。^②

崇禎十五年(1642)春，熊人霖陞遷工部都水司主事，因年中蔓延於江西、福建、浙江三省的盜寇嘯聚剽掠，為害益劇，^③於是督率義烏團練軍士，偕浙江紹興推官陳子龍(1608—1647)暨李夢麒、黃國琦等奉令征討，剿撫并施，功為特著。^④崇禎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軍陷北京，崇禎皇帝自縊於煤山，史稱“甲申之變”，結束大明國祚。^⑤熊人霖“聞北變，號哭欲絕”，幾社友人陳子龍即刻慫恿他同事討寇。^⑥翌年五月，清兵陷南京，虜南明福王，熊人霖急奉父母攜妻兒返歸進賢北山。未幾，舉家避地入閩，輾轉流離，至順治三年(1646)初秋，卜居建陽縣崇泰里熊屯，隨後“授經建陽”。^⑦講學其間，明哲保身，“終隱不仕”，^⑧自居明遺民身份。^⑨清康熙五年(1666)十二月，熊人霖感疾而卒，享年

① 熊志學，字魯子，以明經任福建省光澤縣學訓導，著有《易經衷指》《冊府元龜序論》諸書。趙模、王寶仁等：《建陽縣志》卷十《文苑》，頁1182。

② 熊志學：《函宇通叙》，頁5b-6a。

③ 熊人霖：《防菁議下》，《南榮集》文卷十二，頁39a-40b。

④ 熊人霖：《南榮集》文卷十一，頁14a-33b；陳子龍：《補叙浙功疏》，收於上海文獻叢書編委會編：《陳子龍文集·兵垣奏議》，頁129-134。

⑤ 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九《甲申之變》，頁945-957。

⑥ 熊人霖：《誥封喻恭人墓誌銘》，《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十三。

⑦ 熊人霖：《宋吏部侍郎伯通熊公墓表》，《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十二。

⑧ 趙模、王寶仁等：《建陽縣志》卷十二《流寓》，頁1360。

⑨ 談遷：《壽太常熊伯甘五十序》，《北遊錄·紀文》，頁242-243。

六十三歲。翌年(1667)八月，葬於洪源烏嵐之麓。^①

熊人霖品格的形塑及其才學的凝鑄，主要來自熊明遇的言教啓迪，率先模範，^②加上自身的博觀約取，刻勵向學，“伏首攻制舉義，暇則間理韻語及酬應之文；其於經世大略，每思論撰。”^③而其生性樂於遠遊，嗜好操奇覽勝，“幼從大人杖屨之遊，夙慕夫子仁知之樂”，^④“足跡亦北及燕、趙、齊、魯、宋、衛之郊矣。”^⑤誠如崇禎九年(1636)筠州胡維霖《笙南草小引》贊譽：

識力宏遠……洵有大臣風度。……學識挺出一代，固淵源於尊公大司馬，而深自斂抑；於書無所不讀，奇無所不搜，而洗心退藏……^⑥

另據清康熙十二年(1673)刊江西省南昌府《進賢縣志》卷十五《人物志·良臣》中“熊人霖傳”的記載，熊人霖自幼以“聰敏絕異”著稱，早年即習究唐詩、四書五經及明朝胡廣等編《性理大全》、宋代邵雍《皇極經世書》等書。平素留心吏治戎政與古今沿革典制，且深受其父親熊明遇的影響，一則時時“兢兢官保手訓”，一則詩文“一本官保家法”，博學深思，勤於理學著述，詩文溫厚爾雅，著有《四書繹》《詩約箋》《名臣錄繹》《相臣繹》《忠孝經繹》《地緯》《南榮集》《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尋雲草》諸集行世，並編修《義

① 聶當世、謝興成等：《進賢縣志》卷十五《人物志·良臣》，頁1271；黎元寬：《進賢堂稿》卷二十二《太常寺少卿熊公鶴臺墓誌銘》，頁488。

② 熊人霖：《星言草自序》，《星言草》，頁2b-4a。

③ 熊人霖：《時務弋小引》，《星言草》，頁1a-b。

④ 熊人霖：《繡津紀勝題詞》，《南榮集》文卷十九，頁14b。

⑤ 熊人霖：《劉汝錫制義引》，《南榮集》文卷十八，頁18a。

⑥ 熊人霖：《南榮集》，《詩稿原序》，頁4b-5b。

烏縣志》《進賢縣志稿》等志書。^① 其中,《四書繹》現藏江西省圖書館,《南榮集》(明崇禎十六年進賢熊氏兩錢山房序刊本)現藏北京首都圖書館、日本東京內閣文庫,《鶴臺先生熊山文選》(清順治十六年刊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尋雲草》(清光緒年間陶福履輯《豫章叢書》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增修明萬曆間周士英纂修《義烏縣志》(明崇禎十三年刻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日本東京內閣文庫。此外,熊人霖的著述《操縵草》(明崇禎年間刻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星言草》(明崇禎十二年豫章熊氏義烏刊本)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復旦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臺北“國家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編刊熊明遇《文直行書》(清順治十七年刊本)現藏臺北“國家圖書館”,校刊(宋)宗澤撰《宗忠簡集》(明崇禎年間刻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臺北“故宮博物院”,編輯(明)徐世溥撰《榆墩集》(清抄本)現藏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②

縱觀熊人霖一生,“幼習聖賢之訓,長受父師之教”,^③成長於明清之際政治社會動蕩而學術文化輝煌的時代,歷經明代萬曆、泰昌、天啓、崇禎,至清代順治、康熙時期的滄桑浮沉。前引有關熊人霖的文集、序跋與方志資料等記載,顯示他的傳統儒學背景和詩文造詣,擁有科舉功名及仕宦事迹,深具中國傳統儒士的素

① 聶當世、謝興成等:《進賢縣志》卷十五《人物志·良臣》,頁1268-1271。并參閱朱涓、賀熙齡等:《進賢縣志》卷十八《人物志·良臣》,頁1125-1126;江璧、胡景辰等:《進賢縣志》卷十八《人物志·良臣》,頁1241-1242。

② 馮錦榮:《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頁119-120;馬瓊:《熊人霖〈地緯〉研究》,頁46-48;熊人霖著,王賢森點校:《尋雲草》,頁523。

③ 熊人霖:《上任告本縣城隍神祝文》,《星言草》,頁1a。

養與作為。

如就熊人霖的學術思想與西學淵源而言，熊人霖的西學素養及其世界地理知識的書寫，集中呈現於《地緯》一書。該書整體內容主要介紹世界地理概況，尤其接受艾儒略《職方外紀》中的西方地圓說、氣候五帶、南北極赤道與經緯度劃分、五大洲、世界海域等觀念，並兼采明代傳統四裔著述等資料作為補充。全書計序四頁，內文共一九六頁，凡八十四篇。形方總論一篇，闡述地圓論、五帶說及赤道經緯度劃分；志八十一篇，分叙五大洲國土民情與風俗物產，以及海名、海族、海產、海狀、海舶等有關海洋的知識；地圖一篇，摹繪西方五大洲世界圖“輿地全圖”，並附圖解說明；緯繫一篇，闡釋全書鋪陳世界地理知識的系統觀念，並自申其著述宗旨。

二

過去學界有關熊人霖《地緯》的研究，先是 1938 年美國學者 A. W. Hummel(1884—1975)首度在 *Astronomy and Geo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一文中簡介熊明遇的《格致草》與熊人霖的《地緯》。^① 翌年，中國學者王重民(1903—1975)為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中國善本書撰寫提要時，曾說明《地緯》的資料來源主要鈔撮艾儒略《職方外紀》，兼采王宗載《四夷館考》、張燮(1574—1640)《東西洋考》等書；文中涉及內容與版本目錄問題，雖指陳其內容輕忽失實的部分，然猶肯定此書在明季同類著述中“所托者

① A. W. Hummel: “Astronomy and Geograph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nual Reports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Division of Orientalia)*, 1938, pp. 226 - 228. 轉引自馮錦榮：《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頁 128，注 5。

厚”的優點。^①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日本學者海野一隆於《明・清におけるマテオ・リッチ系世界圖》中，着重在考究《函宇通》中所載世界圖，即《格致草》的《坤輿萬國全圖》及《地緯》的《輿地全圖》。海野一隆認為，此二圖疑似摹自耶穌會士攜帶來華的《世界的舞臺》（*Theatrum Orbis Terrarum*，洪煊蓮譯作《輿圖匯編》，方豪譯作《地球大觀》）中的世界地圖，此書係由十六世紀後期比利時地圖學者奧代理（Abraham Ortelius，1527—1598）所著。^②

馮錦榮於《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一文中，根據《義烏縣志》及《鶴臺先生熊山文選》等資料，考證熊人霖的生平及其著作，除了敘述《地緯》和艾儒略於天啓三年（1623）初刊《職方外紀》的淵源外，更舉證此書與同年艾儒略所繪《萬國全圖》材料的傳承，以及書中有關耶穌會士傳入的世界地理知識內容，^③得以彌補先前對於熊人霖生平及學術成就的認知模糊，這是馮文的一大貢獻。

①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213。《四夷館考》《東西洋考》為明代後期域外、海外四裔地理名著。《四夷館考》二卷，成書於萬曆八年（1580），記載明帝國邊疆諸域歷史沿革、地理物產暨風俗民情。關於該書的作者，參見向達：《瀛涯瑣志——記巴黎本王宗載〈四夷館考〉》，頁 181—186。另題為《記巴黎本王宗載〈四夷館考〉——瀛涯瑣志之二》，收於氏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 653—660。關於該書的史源，參見張文德：《王宗載及其〈四夷館考〉》，頁 89—100。《東西洋考》十二卷，成書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記載當時東南亞、南洋諸國、雞籠淡水（今臺灣）、琉球、日本以及“紅毛番”等海外風土民情。關於該書的作者生平及內容解析，參見邱炫煜：《明代張燮及其〈東西洋考〉》，頁 67—112。

② 收於山田慶兒主編：《新發現中國科學史資料の研究・論考篇》，頁 539—540、567—572。

③ 收於羅炳綿、劉健明主編：《明末清初華南地區歷史人物功業研討會論文集》，頁 119—127。

馬瓊於 2008 年 9 月浙江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熊人霖〈地緯〉研究》中，考察熊人霖的交遊情況以及《地緯》的成書背景、刊刻與流傳情形，並考證《地緯》中所載地圖、地名與各類事物的資料來源，尤其針對該書與《職方外紀》的內容進行比較分析。^①

相對於馬瓊在該文中偏重於歷史考證的研究取徑，筆者於《西學與儒學的交融：晚明士紳熊人霖〈地緯〉中的世界地理書寫》一書中，^②主要從地理觀念史及學術思想史的角度，透過對《地緯》的撰述背景、資料傳承、內容體例、思維架構與著述旨趣的逐步分析，來探究熊人霖如何選擇性地採納西方地理知識的內涵，並將之融入傳統儒學系統的一環，加以“中國化”的詮釋，以呈現其世界地理知識書寫的歷史意識、學術價值與時代意義，並嘗試提供一種知識建構及觀念互動的視野來認識這段學術史的發展軌迹。

從相關的研究回顧中可以看出，自 A. W. Hummel、王重民之後，大多提到了《地緯》承繼艾儒略《職方外紀》世界地志的著作形式及內容。由於艾儒略是繼利瑪竇之後，耶穌會士在晚明社會透過圖志介紹世界地理知識的重要人物，其著作《職方外紀》也被視為中國知識界最早的中文版五大洲地理專著；^③《地緯》的主要內容既直接傳承自《職方外紀》的相關論述，因此，這似乎是目前所見在西方地理知識傳入中國之後，極早的一部由中國士人執筆撰寫的世界地理專著。

① 馬瓊：《熊人霖〈地緯〉研究》。另參見龔纓晏、馬瓊：《〈函宇通〉及其中的兩幅世界地圖》，馬瓊：《〈地緯〉的成書、刊刻和流傳》。

② 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0 年。

③ 霍有光：《〈職方外紀〉的地理學地位與中西對比》，頁 58 - 61。

三

明清之際地理知識的發展，除了延續前代地圖學及方志、沿革地理傳統的成就外，并能推陳出新。相應於明代國情、社會文化的變遷，呈現出兩個極為顯著的特色：一是隨着大明帝國勢力的向外擴張，出現明初鄭和七下西洋（1405—1433）的時代偉業，明代中葉後東南海外交通貿易的持續進行，以及北疆韃靼、瓦剌與海疆倭寇、盜賊和西、葡等國商舶的不時侵擾，各類相關域外、海外輿情的四裔地理著作應運而生，且大量刊行。^① 二是由於晚明之際耶穌會士傳入地圓、五大洲世界地理知識，不啻使中國士人大開眼界。在明清之際時代背景及學術環境的交織影響下，得以醞釀《地緯》這類著作的產生。

熊人霖撰述《地緯》參考的資料，主要有：①中國傳統文獻紀錄，以明代傳統四裔地理著作為主，特別是其父熊明遇宦閩期間所著《島人傳》，或旁稽《尚書·禹貢》《山海經》《周禮》等經典，以及歷代史冊、四夷館籍、《會典》與《實錄》等；②明季入華耶穌會士西學譯著，主要是艾儒略《職方外紀》和利瑪竇的西方世界輿圖，亦包括熊明遇推闡西方格致學的《格致草》；③中西方人士的各種口述傳聞。崇禎十一年，熊人霖初刻《地緯》時，在《自序》中，他追憶著書淵源及經過，其中透露出類似的訊息：

① 朱士嘉於《明代四裔書目》中彙整此類書籍，凡 116 種，以嘉靖至萬曆年間刊行者居多。明代中後期四裔著述之盛，於此可見一斑。朱士嘉：《明代四裔書目》，頁 137 - 158。到了十六、十七世紀，這些著述往往成為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衡量或取捨西方地理知識的參照經典。

幼從大人宦學，賜金半購甲經，持節曾鄰西穴。周遊赤縣，請教黃髮。趨庭而問格致，謀野以在土風。時天子方懷方柔遠，欽若治時。象胥之館，九譯還重；疇人之官，四夷其守。畸人來於西極，《外紀》輯於耆英，異哉所聞，考之不謬。甲子之歲，歸自南都，玄冬多暇，閉關竹里。手展方言而三撻，心悟圓則之九重，地正象天，王者無外，遠彼梯楫，盡入聖代版圖，紀厥風謠。……稽之典冊，參以傳聞。

而這也正是他在《地緯繫》中所謂“溯之古始，稽之實錄”“徵之十三館之籍，以紀其方貢；考之象胥之傳，詢之重譯之語”的真實意涵。

明代後期，傳統四裔志書著述風氣特盛，復有西方地理知識傳入，兩相交會，令當時中國士人廣開眼界。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下，平素雅好地理沿革知識甚至留心風水堪輿之學的熊人霖，^①自幼從父熊明遇濡染西學於前，並對耶穌會士以畸人、耆英之名大加贊譽，秉持“以其人信之，其人達心篤行，其言源源而本本”的態度面對其人其說（見《地緯繫》），這或許是熊人霖能迅速接受《職方外紀》西方地理知識的關鍵。再加上當時講求經世致用實學思潮的推波助瀾，更經友人陳子龍、錢棟等鼓勵（見《地緯自序》），從而促成了《地緯》的問世。而熊人霖的學識背景、時代際遇、思維理路及著書旨趣，特別是他所秉持的“從中國建構世界”的基本立

① 熊人霖於《地理字字金引》中提到“余家收地書頗多”，對於傳統風水相地之說，亦頗有心得：“夫地理謂之形家，察其形，固以察其性也。術士舍形而牽合於星卦，豈非以畫魅易而畫人難乎？地在中，太氣舉之，清昇濁降，脈絡行於山川之間，自有井然之條理，燦然之文理。知者察之，斯可以避水泉砂石之桎礙，而實用乎柔剛之中矣。”見熊人霖著，王賢森點校：《尋雲草》，頁554。

場，以及“從儒學認知西學”的思維理路，也落實在《地緯》所呈現的世界地理知識中。

在明清之際西學東漸史上，艾儒略《職方外紀》通常被視為繼利瑪竇《坤輿萬國全圖》之後，更翔實且系統介紹地圓及五大洲域風土民情的代表作品，堪稱中國知識界最早的中文版五大洲世界地理專著。其繪圖立說，載錄了不少當時中國士人前所未聞且別有天地的奇聞異事。^① 當時對域外事物有興趣的中國知識分子，也屢屢引用《職方外紀》的敘述。茲以安徽桐城人方以智（字密之，1611—1671）為例，其所著《物理小識》大致從博物學傳統的知識脈絡出發，摘錄《職方外紀》等西學著述中關於世界各國製器利用、地理物產和奇聞異事，並將這些記載與中國古學舊說相提并論或交互印證。^② 值得一提的是，方以智及其父方孔炤（1591—1655）於萬曆至崇禎年間，曾與熊明遇、熊人霖父子有過往來。萬曆四十七、八年（1619—1620）間，方孔炤知福寧州事，^③ 與熊明遇同時期仕宦於福建。^④ 此期間，方以智隨父就教於精通西學的熊明遇，其《物理小識》卷一《天類》中記載：“萬曆己未（1619），余在長溪，親炙壇石先生，喜其精論。”^⑤ 其時年值十六歲的熊人霖與九歲的方以智初識於閩地，^⑥ 兩人詩文交歡，惺惺相

① Bernard Hun-Kay Luk: *A Study of Giulio Aleni's Chih-Fang Wai-Chi*, pp. 58 - 84; 謝方：《艾儒略及其〈職方外紀〉》，頁 132 - 139。

② Willard J. Peterson: *Fang I-Chih's Response to Western Knowledge*, pp. 158 - 162.

③ 李桂、李拔等：《福寧府志》卷十七《明州循吏·方孔炤》，頁 319。

④ 熊明遇：《福寧重修州城碑》《福寧州新建龍光寶塔碑》《福寧州議革坊里營衛供應碑》，《文直行書》文卷一，頁 31b、33a、36b。

⑤ 方以智：《物理小識》卷一，頁 3。

⑥ 熊人霖崇禎六年（1633）撰《夜飲贈密兄》云：“束髮遊七閩，聞君齒更稚；……闔焉十五年，古詩各盈筭。……今夕逢密兄，執燭笑相視。”《南榮集》詩卷六，頁 33a。

惜，^①方以智於《物理小識》卷一《曆類》中，曾引用熊人霖《懸象說》，作為“光肥影瘦之論可以破日大於地百十六餘倍”的佐證之一。^②

以上引論，皆顯示熊明遇、熊人霖父子與方以智父子互通的西學淵源與興趣取向。^③就採用《職方外紀》的資料而言，張永堂認為，晚明學者像方以智在《物理小識》中徵引該書達六十次以上之多者，似乎并不多見。^④然而，相較於熊人霖《地緯》，在大量採用《職方外紀》這一點上，《物理小識》不免“相形見絀”。實際上，《地緯》與《職方外紀》二書篇名及內容方面，特別是大瞻納（亞細亞）部分篇章，以及歐邏巴、利未亞、亞墨利加、墨瓦蠟尼加諸域及四海諸說，雷同之處不在少數（詳見本書各篇注釋），誠如王重民所說：“十之八鈔撮《外紀》。”^⑤

① 方以智《浮山文集》卷五《曼寓草》卷中《熊伯甘南榮集序》記崇禎六年熊人霖過安徽桐城，兩人會於稽古堂：“癸酉，熊伯甘公車過稽古堂，慰我《博依》。”《浮山文集》，頁 21。熊人霖《明文大家說》亦記：“癸酉，北上，過天柱，邂逅密之，得其《博依集》，讀一再過，心折其排決詩歸，獨溯雄渾。”《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十一。

② “熊伯甘曰：燈體如指，半寸內熱不可堪；炬體如拳，三寸內熱不可堪；野燒如車輪，三尺內不能堪矣。西法測日輪，乃倍於離地之空處，則地上焦灼，何堪哉。”《物理小識》卷一，頁 24。熊人霖的這段論述，亦可見於方以智三子方中履《古今釋疑》卷十一《日體大小》中，與前揭熊人霖《懸象說》（收於《鶴臺先生熊山文選》卷十一）中的部分文字近似。《古今釋疑》，頁 1125 - 1126。

③ 馮錦榮：《明末清初方氏學派之成立及其主張》，頁 141 - 154；馮錦榮：《明末熊明遇父子與西學》，頁 117。

④ 張永堂：《方以智與西學》，收於氏著《明末方氏學派研究初編——明末理學與科學關係試論》，頁 118。

⑤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頁 213。

四

由於《地緯》深受《職方外紀》影響，使得該書內涵與明代傳統四裔著述的風格大異其趣：

（一）對大地形狀的認識：表現在天圓地方與大地圓體的認知差異，並牽涉到南北極赤道、氣候五帶及經緯度劃分等概念之有無。

（二）對世界人文區域範圍的敘述：表現在傳統以亞洲為主體（包括南海、印度洋）的域外、海外傳述，到五大洲洋世界地理書寫的分別。

（三）世界輿圖：表現在傳統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域圖，相對於五大洲域圖的差別。

《地緯》的相對特殊性，還在於熊人霖兼采中國古代典籍與明代四裔傳述，並延續傳統重視中外政經關係的論述取向。熊志學於《函宇通叙》中指出：“《地緯》之言地也，賅《職方外紀》而博之，更有精於《外紀》所未核者。”^①其博於《職方外紀》之處，主要在於亞洲地理部分，此係拜李賢等《大明一統志》以及鄭曉《皇明四夷考》、嚴從簡《殊域周咨錄》、王宗載《四夷館考》、熊明遇《島人傳》、王世貞《北虜始末志》《三衛志》《哈密志》《安南志》等明代四裔著述所賜。《地緯》中世界地理知識的呈現，如與《職方外紀》相互對照，其間的差異之處，首先是表現在對於歐洲文明的敘述方面。

《地緯》除了亞洲地理之外，其餘四洲與海洋的知識內容多出自《職方外紀》，或在內容上稍加取捨，文字上略為潤飾。《職方外

^① 熊志學：《函宇通叙》，頁 4b-5a。